

切,都符合你的脾胃。但其时,我未能多欣赏西湖的美,毕竟西湖也被“文革”的战火硝烟弥漫着,心有挂碍,安不下心来细细品赏。

西湖,欣赏她的人太多了!如果我们把赞美她的诗文收拾起来,可以垒成小山似的。苏公的“西湖比西子”,是众所周知的了!白居易也在他的诗文中传达了他对西湖的眷恋与痴迷。他在《春题西湖》一诗中说:“未能抛得杭州去,一半勾留在此湖。”又在《杭州回舫》一诗中说:“自别钱塘山水后,不多饮酒懒吟诗。”他们都是朝廷命官,但他们又都是政治上失意被贬谪到西湖来的。他们的心情是压抑的,他们都不沉醉于西湖的山光水色、画舫笙歌,而是为西湖创造出更新的美色来!

西湖淤塞了!一旱即露底!白居易疏浚了西湖,于是西湖近郊的一望无际的稻田得到了灌溉,使杭州真正成了“江南水乡”!“唯留一湖水,与汝救凶年。”(《别州民》)。白居易留下了让后人永远怀念的“白堤”——如今的白堤非昔日的白堤。

苏东坡也疏浚了西湖,筑起了长堤,将西湖分成内外两湖,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,称“苏堤”。如今苏堤六桥:映波、锁澜、望山、压堤、东浦、跨虹,仍沿用苏公所起的名字,听说堤南建起了“苏东坡纪念馆”,可惜我又时间匆促,不得参观。

这次我跑西湖,也只有一天,旅游公司将这次杭州之旅作为这次旅行的结束之旅。我们乘画舫绕了西湖一周,西湖自然是美的。但我要说,如今美山美水已经不是西湖所独有的了!与三十多年前的西湖相比,西湖仍不失风姿绰约、婀娜多姿,但已经不那么新鲜、那么令人依

恋了！难道西湖的美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老了吗？不，西湖的美，是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年轻、越发美丽的。这就该对西湖的美备加呵护。

画舫在山水画中悠游，远望水面茫茫，碧波荡漾，我的视线无意中落到近舫的水波，觉得有些发黄。于是问了导游：“西湖的美，能永久保存吗？”女导游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你觉得西湖的水不够清澈吗？”“是的！”我说。她说：“不少人都担心这呢！”真是“非英雄却所见略同”。女导游向我解释道：“现在的西湖已经与钱塘江相通，每个月换一次水！”女导游紧接着自豪地说：“不久的将来，西湖还要与大海相通呢！那时的水质就将彻底改变了！”我忽而高兴起来，仿佛西湖的水就是我老家的水，就是我住居的城市厦门的水。……

哪里“青山绿水”，哪里就有美！哪里就有无穷魅力的美！而只有为西湖的美出过力、流过汗的人，才能真正感受西湖的美，如苏公、白公者，就是。

2002 年 7 月作

访“廉村”

我无意于造访廉村。去年五月下旬,我们福师大中文系 63 级的同班同学在福安市聚会,随后进行了一次闽东之旅。在游览周宁返回福安的途中,车子中途停了下来,同学们都以为是停车“方便”,原来是作为东道主的福安同学,着意安排我们去看一个叫“廉村”的村子。下车后,见到路旁竖有一块路碑,上镌“廉村”二字。廉村?莫非这村子出了个廉官而得名?

我的猜想没错。廉村原名石矾津,“津”是渡口,“矾”,是水边石头。这村子有条溪水,名穆水溪,穆水溪通海,古时石矾津是闽东著名的物资集散地,这山村曾有过经贸繁荣的辉煌时期。廉村是因这个村子出了个廉政大官、由皇帝赐名的。这人,便是“闽人登第之始”的薛令之。

薛令之于唐神龙二年(706)考中进士,是八闽进士第一人。令之及第后,曾授官左补阙,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),唐明皇李隆基第三子李亨被立为太子,令之曾任太子侍讲。时“口蜜腹剑”的宰相李林甫弄权,冷落、贬抑东宫仕臣,令之感于朝政腐败、有志难伸,一次写了首诗发抒感慨。诗云:

朝旭上团团,先生照见盘。
盘中何所有?苜蓿长阑干。

苜蓿(muxu),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,又称金花菜,俗称“草头”。它是一种牧草,饥荒年月可当菜吃。阑干,横斜状。苜蓿长阑干,即(盘中)横七竖八堆放的都是苜蓿。应该说,令之在此诗中,对现实发了点牢骚。发点牢骚,本也无所谓,人是难免要有点牢骚的。可是别有用心者看了,就招惹麻烦。也不知是有人告了状,还是怎么着,总之,玄宗皇帝知道了。皇上心中不悦,遂信笔批示:“听自安者。”显然,这批示,隐含了“炒鱿鱼”的味儿。有文献说,唐明皇还“和”了薛令之一首诗。诗云:

啄木嘴距长,凤凰羽毛短。
若嫌松桂寒,任逐桑榆暖。

我疑心这是后人的假托,唐明皇虽恋女色,却是个文艺全能,不至于写出这样一首几近顺口溜的东西来。总之,令之的诗,引惹了唐明皇的不满。令之心知肚明:无形中摸了老虎的一下屁股。于是他干脆托病辞官归里,回到了他的老家——石矾津。

关于薛令之,厦门人似曾相识:“南陈北薛”,是鹭岛文明的最早开拓者。南宋朱熹的《金榜山记》,认为“南陈北薛”的“薛”,是薛令之的孙子薛沙,定居嘉禾薛岭。此为后话。

令之回乡后,玄宗良心发现,得知令之生计维艰、柴米不继,“令有司资以岁赋”,即诏令之所在的长溪县每年拨给赋谷。令之虽得“恩宠”,却从不奢华显富,总是酌量而取,“量口受赐”,不多吃多占,深受乡人爱戴。

唐肃宗(李亨)即位后,感念令之昔日施教之恩,下诏

召令之入朝,此时令之已经离开了人世。肃宗得知令之廉洁爱民,于是敕赐石矶津村为“廉村”,村边的穆水溪为“廉水”,村上的山岭为“廉岭”。

如今的廉村还有个陈姓大族,陈姓于唐末战乱辗转流寓福建,卜居廉村。令人惊异的是从北宋徽宗大观三年(1109),至南宋理宗宝佑六年(1258)的150年间,廉村薛、陈两姓共出17名进士,陈雄一门五进士,三代俱登高第。廉村真是个人杰地灵、钟灵毓秀之地!

历经千百年来水旱兵火的洗劫,如今的廉村已失净了昔日的繁华,默无声息地静静横躺在这重重山岭、重重水之中。我们在村中寻觅旧迹,村子残留一段千余米的明代城墙,八个城门余留六个,沿溪一段只余留两座石构拱顶的城门。城墙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构筑的,可见廉村曾是抗倭的军事要地。而薛令之什么也没有留下,他的故居的遗址上,有两只倒在荒草中的石狮子,向人们诉说着主人的寂寞与凄凉。在东道主的带领下,我们在村中“穿街走巷”,屡屡见到房前屋后的坏壁残垣,落下了“衰草荒烟”的景象。

我们行走在村中的三条纵向平行的“官司道”上,踏着上面由细小鹅卵石拼凑的图案,才依稀感受到村子昔日有过的繁华景象;只有走进那些明清古民居建筑,从高大的构架和大厅中的若干装饰中,才淡淡感受到村子往昔的辉煌。

东道主介绍说:去年年初,市政协委员提出“抢救廉村古文化,建立优质反腐倡廉教育基地”的提案,得到了福安市委、市政府的采纳。随着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,廉村这个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村落,将得到开发和利

用,廉村的村容村貌将得到改观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我更相信,无论繁荣与衰落,廉村永久不变的是它富有深厚内涵的美名与流传的廉政故事。

廉水呵!你流淌了几千年?几时清?几时浊?廉岭呵!你屹立了几万年?几时苍?几时黄?无论风云变幻,无论春花秋月,岁岁年年,你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响当当的字——廉。

“廉”是人民的渴望!“廉”是百姓的呼唤!“廉”是执政的根基!“廉”是强国的利器!

临别廉村,我们去廉水浸泡了一回手脚,当微微的轻波从我们的脚下淌过,当我们的双手伸进廉水洗涤,当我们望着远处青葱翠绿的廉岭,当我们频频回望那古旧而文明的廉村,我们的手脚得到了净化,我们的肺腑乃至灵魂也得到一次洗礼!

2006年1月作

注:关于薛令之,厦门文史专家龚洁先生的《薛令之墓解谜》一文云:令之墓在厦门下忠,经发掘,发现许多文物,他认为最早开发厦门的“南陈北薛”,南陈指的是陈邕之子陈夷则,非陈黯。又认为薛令之就是“北薛”,他因得罪太子,弃官避居“四面沧波”的嘉禾屿,死后葬于今址,目前因城市建设迁葬。但他又说,福安亦有令之的墓,因此对厦门下忠的令之墓,是真身墓,还是衣冠冢,存有怀疑。

2006年2月补

原载2007年《厦门农工》第3期,略有增补。

“海上天湖”三都澳 ——闽东游览纪实

2005年5月,我们福师大中文系63级同班同学,在福安市聚会,随后作了一次闽东之旅,这次闽东之旅,既是同窗之旅,友爱之旅,也是快乐之旅,难忘之旅。

天生奇瀑“九龙漈”

汽车从福安市出发,在群山中盘旋了几个小时,来到离周宁县城14公里处的九龙溪畔停了下来。小凌女导说,九龙漈到了!下车后,我们却见不到瀑布。走入检票门,才发觉自己站在高山之腰。原来九龙溪曲折迂回于鹫峰山脉的断层峡谷中,在长达一千米的过程中,以总落差三百多米穿过峡谷,形成奇绝的九级大飞瀑。九龙漈是其中最大的一级。

九龙漈,以传说古时有九条蛟龙聚游于此而得名。我们驻足观瀑亭,可见瀑布全貌,但此时没有人歇脚,而是被瀑布所吸引,急切地沿曲折的几百级石阶下至谷底。但见激流经陡峭的崖壁腾冲跌落,直泻深潭,潭面浪花飞溅,水雾弥漫,烟霭迷蒙,声如轰雷。我们在潭沿的礁石上颠簸摇晃着行走,眼睛紧盯着眼前的这幅宽76米,高46.7米的大瀑布,撼动心魄!

九龙漈瀑布呵,此时我们最贴近你、最亲近你,你的飞珠溅玉濡湿了我们全身,我们只觉得浑身清凉,神情舒

爽,没有比这更快意的了!听说每当旭日临空,会有道道色彩飘挂其间,幻成斑斓耀眼的飞空彩虹,如此,就更美妙了!

九龙漈还有个特异之处,那是瀑顶右侧,有个直径14米、深12米的潭穴,人称“龙眼”,急流在这儿回旋后奔落成瀑,多么壮观!

我们在瀑布前的礁滩上留影,在凹凸嶙峋的礁岩上或坐、或站、或蹲。小凌给我们拍照时,突然问道:“你们说九龙漈好不好呀?”当我们齐声说“好”时,她迅速地按下快门,引得我们哈哈大笑。这照,大概成了“娃哈哈”照了!

周宁县城峰峦迭嶂、谷深林密,千米以上的高山就有两百多座,冬无严寒,夏无酷暑,7月份平均气温24度,空调在这儿无用武之地,它是天然的氧吧库,理想的避暑胜地。

中午在县城用餐,可用一个“土”字概括:土鸡、土鸭、土鱼、土肉,绝对“绿色”,那口味,已经多年没有尝到了!

人鱼共乐“鲤鱼溪”

午后,我们游览周宁城郊的“鲤鱼溪”,这是一条从深山里奔流下来的溪流,溪长五百多米,宽五、六米,穿浦源村而过。溪中遨游着数以千万计的色彩斑斓的大鲤鱼,大者数斤,小者几两,大小鲤鱼结伴同游,闻人声而聚,见人影而至。村姑在溪边淘米、洗菜、涤衣时,鲤鱼会成群结队聚拢而来,毫无惧意,稍不留神,它们还会叼你的菜,吻你的手呢!游客至此,常以当地的特产光饼逗鲤而乐。绿水碧波之中,鲤鱼趋饼屑而动,只见彩鳞翻飞,水花喷